

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,在成都称帝,创建大西国。顺治三年,张献忠从成都撤退,途经江口时被南明将领杨展击败,将许多装有财物的船只沉在江口。

张献忠已死去近四百年,但他留下的宝藏,仍搅动着风云。2015年,彭山公安机关破获大案,打掉盗掘文物犯罪团伙10个,破获盗掘古文化遗址、倒卖文物案件328起,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,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,其中一级文物8件、二级文物38件,三级文物54件,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3亿元。

惊天大案的背后,是岷江边狂热的发财梦:有人一夜暴富,有人葬身江底,有人锒铛入狱。

### 脏宝藏脏

【岷江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。人们蜂拥到江滩上,拿出各种工具,四处进行挖掘。在江边挖掘之余,还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水下。“人最多的时候,半夜十多艘船停在江面上。”】

2017年1月13日,“江口沉银遗址”挖掘现场。整个工地的南北长度大概1.5公里,被蓝色的彩钢板围住。现场只有两个出入口,一个离镇政府不远的出入口供人员进出,一个靠北稍远的供工程车辆通行。

洪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凤翔告诉记者,目前挖掘现场采取全封闭管理,由当地公安机关负责安保工作。“里面的人员进出都要通过安检。”

在考古现场不远处的双江村,记者碰到了村民王建昌(化名),他家离岷江不太远,“早年间确实听说过有人打渔捞起过东西,但没有人把这个说法当真事。大家真确定江里有宝贝,是近十年的事情。”

政府部门掌握的情况与王建昌类似,彭山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吴天文介绍,2005年4月,彭山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“老虎滩”河床施工。20日上午,施工过程中挖掘机挖出了一段木头,从木头中滚落了一些黑色的块状物体。黑色物体引起了附近一个村民的注意,这个村民当时正在河滩上捡鹅卵石,见到黑色物体赶紧去捡。他的动作又引起周围民工们的注意,不一会儿,黑色物体被瓜分一空。

事后,有人向政府部门报告了此事。彭山文管所和公安机关一共追回了7个黑色物体。经过鉴定,这些黑色物体全部是银锭,其中六个有铭文,写着“京山县十五年饷银十两”、“湘潭县运粮官军行用粮五十两”等字样。

“我们这儿一直有张献忠沉银的传说,这些银锭是崇祯年间的,时间和张献忠对得上,加上是湖南、湖北的饷银,铭文上的地名和张献忠的行军路线吻合,我们就怀疑这是张献忠的沉银地。”吴天文说。

彭山江口挖出银锭,疑似是张献忠沉银地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,成为彭山人街谈巷议的谈资。

在这之后,居住在岷江岸边的村民,将他们的目光,慢慢放在了这片世代在身边流淌的江水上。“只要河滩上有施工,大家都会去转一转,看看能不能捡到东西。”王建昌说,他也去河滩上捡过东西,但“什么都没有捡到。”

就在关于沉银的议论慢慢冷却的时候,宝藏又出现了。2010年,岷江边的采沙场里挖出了一个重达12斤的黄金盘。2011年,岷江河道取砂石的过程中,大量文物被挖出,包括金册、银锭、西王赏功金币、西王赏功银币、银发簪和大量碎银。

岷江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。人们蜂拥到江滩上,拿出各种工具,四处进行挖掘。在江边挖掘之余,还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水下。“人最多的时候,半夜十多艘船停在江面上。”吴天文说。

### 脏水下暗流脏

【在平时的生活中,赚了钱的4人常常一起



沉银考古现场紧闭,里面正在进行发掘工作



岷江河道里发现的银锭

# 疯狂的挖宝村

吃喝玩乐,但判决书显示,他们私下大都互相隐瞒与提防。】

徐云(化名)就是把目光投进水里的人。他是彭山小有名气的收藏家,因为藏有5件与张献忠有关的文物,2009年还上了中央电视台。

2012年底,徐云找到王文(化名),一起打捞水下的宝藏。王文也是古董圈内人。他俩根据需要,又找了两名“合伙人”——梁健(化名),双江村渔民,王文的表亲,拥有一条渔船;宋明(化名),曾在海军某部服役,有着多年的潜水经验。

这个四人团伙每人出资1.5万元,购买了潜水服、氧气瓶、金属探测器等设备。第一次出水是在2012年12月。当天,他们将船停到了江中,由宋明身穿潜水服,绑着绳索到水下挖宝。他们约定,如果宋明在水下挖到宝或者遇到危险,一拉绳子,水面上的人就要把他拉出来。

第一次行动持续了四五个小时,但什么都没有捞着。他们没有着急,继续以每周两三次,每次三四个小时的频率,打捞着自己的发财梦。

徐云后来向警方供述称,这个持续10个月的盗宝行动,共计挖到10个五十两银锭、一根青冈木(内有30多斤碎银子、1个五十九两银锭、3个二十五两银锭),1个金“西王赏功”、3个银“西王赏功”,1张金册等。自己总共分得35万元。

直到接受审判,徐云才知道他们这个四人团伙,挖到的文物远不止这些。事实上,这个四人团伙里还有一个小团伙。王文、宋明和梁健,经常会瞒住徐云,偷偷到江里开工。

在挖宝行动开始后不久,琢磨出规律的王文就悄悄找到了宋明。王文对宋明说,水下只有你一个人,每次都是我拉你上来。如果能够把宝藏起来,我可以帮你卖掉,卖的钱我们均分。宋明同意了王文的建议,此后他几乎每次挖到宝,都会隐瞒一部分。

在平时的生活中,赚了钱的4人常常一起吃喝玩乐,但判决书显示,他们私下大都互相隐瞒与提防。

虽然徐云是这个团伙的组建者,但他直到接受审判前,仍然以为只挖到1张金册,实际上这个团队共挖到了6张金册,其他5张被王文、梁健和宋明私藏。

王文和宋明对梁健也有所隐瞒。虽然每次开工梁健都在船上,但他始终不知道王文和宋明隐藏了他们挖到的最珍贵的文物——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。

这枚金印后来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彭山区文管所所长吴天文告诉记者,

这枚极有可能是张献忠本人持有的金印,是江口沉银遗址的核心文物,意义重大。

这一天是2013年4月4日,晚上四人决定下水挖宝。当天是清明节,有所忌讳的四人在江边祭拜了张献忠。

也许是祭拜起了作用,当晚宋明挖到一个金老虎。几天后,在不远处又挖到了一枚金印,金印上有4个孔,正好和之前的金老虎配成一体。

瞒下这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后,在宋明的要求下,王文带着他找到了文物贩子袁光西(化名)。判决书显示,金印总共卖了800万元,宋明分得390万。

2013年10月,徐云已经生出疑心。一天夜晚,他跑到江边停船处,发现王文三人瞒着他下水了。事情败露,四人散伙。

散伙后,徐云将儿子送到成都学习潜水,随后重新组建了一个新团伙。

### 脏宝藏地图脏

【中央电视台《走近科学》“寻找迷失的宝藏系列”的第四集,节目完整展示了李明雄多年前绘制的图纸,还邀请中国地质大学的专家再次进行了勘探。】

村子里的人开始疯狂挖宝。那么,张献忠沉银地是如何被发现并传入民间?

记者查阅当地文史资料发现,当地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发现过银锭。根据记载,1990年8月,渔民邬长福网得大小银锭各一,大者3斤,小者一两。1992年12月,工人黄某捞得银锭一个,一农机站农民亦在河边淤泥中发现明代翘角银锭2枚,各3.7斤,上铸“闵杰”2字。

彭山一位政协委员告诉记者,当时彭山县政府对这些发现也很重视,1993年邀请了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纲等专家前往考察。同年,彭山县还邀请四川省地矿局物探队高级工程师李明雄一行8人,在江口镇“老虎滩”一带秘密进行了初步勘探。

这次勘探从江口镇北端的两河交汇处起,往南大约3公里。采用的金属探测仪器,能探查到底10米深处。勘查发现了7处“异常地段”,其中3处已肯定与大批金属物有关。1993年1月15日,李明雄团队绘制了定位图纸。

彭山一位退休干部透露,当时之所以没有进行挖掘,一是县里资金紧张,难以承担挖掘费用,二是谁也不敢肯定水下是否有宝藏,县里害怕承担无功而返的责任。

于是当地政府对这次勘探一直秘而不宣,“宝藏地图”也未公开,直到2009年。

那年11月,中央电视台《走近科学》

“寻找迷失的宝藏系列”的第四集,节目完整展示了李明雄多年前绘制的图纸,还邀请中国地质大学的专家再次进行了勘探。节目完整记录了专家组的勘探过程,最后还指出,“M3(金属探测信号最强烈的一个区域)长7米,宽2米,深3到5米,如果这些宝贝都是金银器,那么从体积上算它们将至少能装满一辆运输卡车。”

记者联系到“盗宝案”中的一位被判缓刑者,但他拒绝接受采访,记者无从证实这份地图是否对盗宝者产生过影响。

彭山区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,2010年10月时江口沉银遗址才获批为眉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“其实2009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肯定那里就是张献忠沉银的地方。”“我们当时邀请央视过来,更多的是出于城市营销的目的,抓一个噱头去推广我们彭山。”她表示。

### 脏“国家全挖完了最好”脏

【村里也有个发了大财的。村人看着他村里最穷人家之一,忽然买房买车,换车,再换车,再锒铛入狱。】

对于那段被疯狂盗宝的时间,吴天文记忆深刻。作为文管所所长,保护文物是他最重要的工作。

岷江鱼少,打渔并不是一份好营生,所以平日江面上的渔船很少见,遑论夜晚。那些夜里停在江面上的船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。2013年4月,彭山文管所和公安部门一起组建巡查组,开始在江边巡查。吴天文介绍,巡查范围从岷江大桥到两江汇合处,这段路大约两公里,平均一个星期两次。

但这种巡查有时候并没有用处,“现在什么事情都讲法律,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。”吴天文说,晚上在江上行船并不违法。“他们可以解释说在打渔,在游泳,在练潜水,我们没有证据,不能拿他们怎么样。”水下遗址保护的的特殊性就此凸显,哪怕是挖到宝的渔船堵到江心,只要船上的人悄悄把文物扔到水里,便算毁灭了证据。

巡查无济于事,吴天文和公安部门想到了一个方向:从文物倒卖入手,收集证据,打掉这些团伙。当地警方透露,2014年5月1日,眉山市成立由市公安局局长任组长的专案组,展开秘密侦查。专案组花费近一年时间,梳理出了6个盗掘团伙、3个倒卖团伙,总计40余名涉案人员。

2015年4月25日下午,当地公安机关抽调212名警察,分成8个抓捕组对已掌握的6个盗掘团伙骨干展开了同步抓捕。12小时内到案31人,扣押西王赏功27个、银锭39个、各类钱币逾千枚,其余金银杂件逾百个、潜水服30套、氧气瓶24个、金属探测仪6台。

1月13日,记者在双江村走访,发现村中建筑多为平房或2层小楼,外观看起来较为普通。一位村民说,一般村里挖到宝的人家也不敢大手大脚花钱。

挖宝给双江村带来的伤痛仍未散去。被捕的70多人里,有双江村的10多人。60岁的赵合就在去年9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,缓刑四年。他曾告诉警方,他一直都经受了诱惑。但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发了财,他最终没忍住。2015年春天的一个夜晚,赵合与两个妻弟、两个侄子一起去了江面。但挖了没几天,就碰到了公安机关的整治,5人全部被判缓刑。

村里也有下了水再也没上来的。王建昌说,村里有个不到30岁小伙子,下了水再也没有上来,留下一双孩子。

村里也有个发了大财的。村人看着他村里最穷人家之一,忽然买房买车,换车,再换车,再锒铛入狱。

今年4月,考古发掘就将完成。村子旁边会建一个博物馆,摆满从江里挖出的文物。

“国家全挖完了最好。”与记者的聊天中,一位村民说。这个村民身后的房子上,粉刷一行标语,“增强法治意识,减少违法犯罪。”

据《新京报》